

專訪王小棣導演

探索歷史典藏的新生命

／劉宇珍

藝術史家告訴我們，有一道綿綿不絕的藝術生命貫串著；然而，除了藝術形象的再造外，藝術品究竟對各人生命有何滲透？藝術的能量又如何在不同人身上存續？

王小棣導演與國立故宮博物院合作拍攝的紀錄片《歷史典藏的新生命》，即在挖掘創作能量的延續過程。（註一）她們邀請了法國陶藝家尚吉赫（Jean Girard）、荷蘭動畫大師蓋瑞范戴克（Gerit Van Dijk）、和日本服裝設計師伊藤佐智子，與故宮博物院作爲期一個月的交流，並在行程結束前創作與故宮文物有所呼應的作品。實踐大學建築設計系九十三年畢業班有五位學生選擇以故宮文物作爲畢業製作的發想。王小棣及其稻田電影工作室則從中記錄藝術家與學生們如何與故宮文物產生個人性的連結。

雖說是與故宮合作，王小棣卻將眼光放在更高的層次。她想問一個普世皆存的問題：這



故宮大廳正展出藝術家的作品，稻田電影工作團隊在此歡樂留影。
左起：製作人安哲毅、製片人黃黎明、導演王小棣、執行製作柯雁心。本紀錄片的原始構想即由黃黎明女士提出。／稻田電影工作室提供

些櫥窗裡的文物，究竟與「我」有何關係？如果有，那又會是什麼？

「走進博物館，每個典藏品好像都安安靜靜地躺在那裡，似乎跟人們沒有什麼關係」，她說。這不只是來自故宮的印象，也是她走訪世界各地博物館展場的總和感受。然而，她相信藝術品不光只是靜止的展品，也有其內在的生命能量，可以移轉，也可以延續，「就像是音樂一樣」。

幾位來台的藝術家，都是導演刻意的安排。最早浮現的人選是荷蘭動畫大師蓋瑞范戴克。他以動畫短片拿下兩屆柏林影展金熊獎，藝術成就自不待言。他所擅長的動畫，不但是故宮所沒有的藝術類型，且可以和故宮裡安靜的文物對應。而陶藝家尚吉赫同樣也是聲譽卓著，（註二）他雖來自異邦，卻情牽宋代青瓷，不僅因此「棄畫從陶」，更將之奉為創作



舞者吳品儀身著伊藤佐智子小姐設計的服裝起舞。／稻田電影工作室提供

之最高典範。他是與中國文物媒材相近、理念相近、卻來自不同文化土壤的代表。

王小棣把第三位人選鎖定為服裝界人士，因為服裝是最貼近日常生活，最沒有「藝術」包袱的媒材。她直覺上認定這應該是位亞洲的女性，且作品既要能展現個人特色，又不該是時尚伸展台上的奢侈品。在這樣的條件下尋找，歷經幾乎放棄的絕望，終於輾轉得知活躍於劇場、廣告與電影的伊藤佐智子。

而實踐大學建築設計系則以其獨特的教學方式獲得青睞。這個系不要學生作個只會蓋房子的的人，而要他們誠懇面對環境與生命突如其來丟出的問題，去質問這些問題與他們自身的關係，並思索自己該如何以現階段的想法與之回應。而無論有何好奇、共鳴、或觸發，都要以選定的材質，精準地傳達自我感受。這是

王小棣最欣賞該系之處：有天馬行空的自由，卻得要回歸材質的表現。於是，這幾個土生土長的學生，要拋開一切陳規，重新審視故宮與自我的關係。

我們的確可以在藝術家的成品內感受到這些文化對應的結果，然在紀錄片裡，王小棣最想拾掇的卻是人與藝術品交會時的點滴、及其



尚吉赫總是隨時錄下感興趣之事，夫人則在旁興奮地討論。／稻田電影工作室提供



動畫家范戴克總是戴著黑帽子，正專注地讀著說明牌。／稻田電影工作室提供

所帶來的轉變。

「剛開始時，伊藤佐智子小姐是三個藝術家中最冷靜的」，王導回憶。伊藤小姐是個纖細而嚴肅的女性，給人一種有禮貌，卻有距離的印象，少有放鬆的片刻。然一次次參觀所帶來的美感衝擊，逐漸讓她敞開心懷，忘情讚嘆，王小棣遂因此多學了一句日文「素晴ろしい！（太棒了）」。而和妻子一同前來的法國陶



王小棣導演（左起第一位）手捧尚吉赫的作品，指導學生排練。／稻田電影工作室提供

藝大師尚吉赫，則是從頭熱情到尾。他雖在法國享有極為崇高的藝術地位，卻質樸可愛，與國北師陶藝工作室的學生們打成一片，享受市場裡的小吃與現榨柳橙汁，即使吃壞肚子亦滿心歡喜。他這次有機會近距離欣賞圖錄裡的宋瓷，自是陶陶然美夢成真；然他也明白在台灣創作其實得冒著砸招牌的風險，因為所有的釉料爐具全都是陌生的！而這卻未嘗減損他以本地材料創作的執著。王小棣認為：「他對人、對生活的態度，反而給予大家很多」。

而動畫家蓋瑞范戴克剛開始時則讓導演摸不著頭緒。參觀時，只覺他對庶民題材特別感興趣，卻談不上什麼感動。他私底下喜歡買包新樂園，和台北街頭小販雞同鴨講，或立在市民大道旁觀覽大批摩托車呼嘯而過的城市奇觀。由於這個動畫大師擅長在短片中將某個影像變形為另一個影像，王小棣便為他安排了吳彬等晚明變形主義畫家的作品，希望彼此能激盪些什麼。然蓋瑞范戴克最終卻選了較具普及性的西廂記版畫作為創作元素。幾番衝突之後，王小棣忽然領會到：這個荷蘭大導演，其實與她的立場最為接近。

事實上蓋瑞范戴克早已和國外其他博物館合作過類似計劃，名畫之間的圖像呼應對他來說並不成問題，但那不見得是文化上的實質溝通，文化不是關在博物館裡供人膜拜的神祇，而是眾人一同參與的總和。他覺得自己應該要把這樣的觀念帶入作品；這與王小棣一貫的拍片理念其實不謀而合：要與群眾同在。

無論是早年的《佳家福》、或近期作品《大醫院小醫生》、《擁抱大白熊》等，王小棣的片子總是與群眾站在一起，於生活點滴中傳達真摯可貴的人間情味。然懷抱社會主義理想的她，這次卻要處理一般印象裡高不可攀的國寶文物。在籌攝紀錄片之初，她的確是抱著登入殿堂、戒慎恐懼的心情；直到蓋瑞范戴克所帶來的衝擊，才使她重新意識到自己的庶民立場，更釐清她所欲探討的主題：歷史典藏的「新生命」。

實踐大學學生的奇思異想，即是此概念的極致表現；古老的故宮文物，竟能以奇妙的方式與學生們互動，甚至可以昇華生命中的恐懼與失落。片中實踐大學學生黃千娟，原本只想掌握貨郎圖裡竹編擔架的空間，沒想到往日生活的魅影卻悄然浮現。徘徊於記憶與當下，她的作品〈樂園〉，也成了無法隨意快樂的天地。

歷史典藏的「新生命」，必須在人的身上體現，她說：「這不只是藝術上的成就，更是生活上的一些想法」。這部與國立故宮博物院合作的紀錄片，其實反映了王小棣拍攝歷史劇的渴望。王小棣是國內第一個以秦俑髮式拍攝戰國時期古裝片的導演，她認為歷史裡有太多屬於過去時空卻在今日遺忘的生活智慧。在莊嚴如禮儀典章、在細膩如髮式之處，她想窺見連綴人們分分秒秒的生活底蘊。

王小棣在片中撿拾著藝術家與學生們的生活片段，其實也是在拾取自己全程參與的一切

感動。藝術家回去了，學生們畢業了，這次的經驗就這麼結束了嗎？

伊藤佐智子在計劃結束後即匆匆趕赴古巴開始另一項工作，卻仍不忘表達她對這趟旅程的歡喜與感謝；尚吉赫回到法國後，則燒製出另一批作品，以“Coming back from Taiwan”為名在巴黎盛大展出；蓋瑞范戴克則覺得此行有許多圖像上的啟發，可以成為日後創作的因子。而站在人生十字路口的小學生們，雖仍未意識到往後可能遭遇的徬徨，這次經驗想必也將是落入心田裡的種子，伺機等待發芽的機會。就如同貫串全片的鋼琴樂音，不因為東西文化之差異、也不隨古今時空之遞嬗而削減其感染力，博物館中典藏的文物，也不該是靜止不動的。

「希望你下次來故宮時，能找到一件真正觸動內心的東西。那就是最珍貴的作
品。」——《歷史典藏的新生命》

註釋：

一、這部片子將在故宮完成正館改建後於展場中播放。

二、他於二〇〇〇年時獲法國政府認定為藝術大師 (Maitres d'art)。法國的藝術大師 (Maitres d'art) 是經國家藝術委員會 (Le Conseil National des Maitres d'Art) 提出建議，由文化部長提名認定，獲得此身分認定的都是擁有傑出技藝的大師，且被賦予傳承本身技藝的責任。

